



子部 111

梁士魚 五

共五本

服部文庫
117
259
1



117
259
1

孟子正義序

朝散大夫直學士知制誥進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奭撰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魯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洛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瞻。其旨淵而通。

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註者。則有趙歧。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爽前奉敕。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效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

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孟子註疏題辭解

朝散大夫守尚書右丞知通進銀臺司兼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奭撰

題辭解

題正義曰案史記云孟軻受業于思門人道既通所于者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其七篇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高皇未遑庠序之事孝惠雖除挾書之律然而公卿皆武力功臣亦莫以為意及孝文皇帝廣遊學之路天下衆書往往稍出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當時乃有劉歆九種孟子凡十一篇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為之註者西京趙岐出焉至于李唐又有陸善經出焉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咸歸宗於趙氏隋志云趙岐註孟子十四卷又有鄭元註孟子七卷在梁時又有蔡母邃孟子九卷唐書藝文

志又云孟子註凡四家有二十五卷至于皇朝崇文
總目孟子獨存趙岐註十四卷唐陸善經註孟子七
卷凡二家二十一卷今按定仍據趙註為本今以為
主題辭者趙岐謂此書孟子之所作所以題號孟子
之書其題辭為孟子
而作故曰孟子題辭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

也 孟子至表也。正義曰此敘孟子題辭為孟子
書之序也張鑑釋云孟子題辭即序也趙註尚
異故不謂之序 **孟姓也** 正義曰此敘孟氏之所自
而謂之題辭 **孟姓也** 正義曰此敘孟氏之所自
適子莊公為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
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
後其後子孫皆以仲叔季為氏至仲孫氏後世改仲
曰孟又云孟庶長之稱也言已庶不與與莊公為
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為始也又定公六年有仲
孫何忌如晉左傳即曰孟懿子往是孟氏為仲孫氏

之後改 **子者男子之通稱也** 正義曰此敘凡稱子
孟也 者相謂皆言吾子或直言子稱師亦曰子是子者男
子有德之通稱也公羊傳云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
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
也然則後人稱先師則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為師
也如子公羊子子沈子之類是也凡書傳直言子曰
者皆指孔子以其師範來世人盡知之故不必言氏
也孟軻有德亦足以師範來世宜其以氏冠子使
後人知之非獨云有孔子又有孟子稱為子焉 **此**

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 正義曰此敘孟
子所作此書故

總各號為孟子也唐林慎思續孟子書二卷以謂孟
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韓愈亦云孟軻
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
所言焉今趙氏為孟子之所作故總謂之孟子者蓋
亦有 **其篇目則各自有名** 正義曰此敘孟子七篇
由爾 **其篇目則各自有名** 正義曰此敘孟子七篇
各有名目也故梁惠王

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是也。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

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

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

正義曰。此敘孟子姓氏及所居之國也。案史記列傳云。孟軻鄒人也。不紀其字。故趙氏云。字則未聞焉。後世或云。字子輿。云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是也。者。案春秋隱公元年。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杜註云。邾今魯國鄒縣是也。儀父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說文云。鄒孔子鄉也。一云。鄒魯附庸之國。云國近

魯者。案左傳哀公七年。公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又曰。魯擊柝聞於邾。杜註云。范。門。邾。郭。門。也是為魯所并。云為楚所并者。案史記云。魯頃公二十

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是又為楚所并。或曰。孟子

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

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

或曰。至他國正。為魯公族孟孫之後也。其說在孟姓之段。云仕於齊葬於魯者。公孫丑篇之文也。春秋定公六年。季孫斯

仲孫何忌如晉。十年。叔孫仇如齊。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後。欲以諸侯去之。杜預云。欲求諸侯以逐

三桓。後至魯頃公時。魯遂絕祀。由是三桓子孫衰微。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

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

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孟子至詩書正義曰。此敘孟子自幼至長之事也。案史列女傳云。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為墓間

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乃賈人銜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

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

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廢學。若吾

斷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子思遂成名儒又案史記云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所于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故趙氏云尤長於詩書

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

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

道陵遲廢異端竝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

時惑眾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

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

之末至亂朱正義曰此敘周衰戰國縱橫之時大道陵遲也案太史公曰秦紀至犬戎敗幽王周東遷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於是僭端見矣自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分晉及田常弑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不討海內爭於戰攻於是六國盛焉其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縱橫長短之

說起故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於是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楊朱墨翟以兼愛自為以害仁義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退序詩書述孔子之意當此之時念非孟子有哀憫之心則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沉小而正道鬱塞仁義荒怠佞偽竝行紅紫亂朱矣揚雄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云湮微者湮沉也微小也云壅底者言正道鬱塞而不明也云仁義荒蕪者釋名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惡舍忍也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莊子云愛人利物之謂仁楊子云事得其宜謂之義尚書云無怠無荒孔註云迷亂曰荒怠懈怠也云佞偽馳騁者論語云佞而不佞孔云佞口辭捷給為人所憎惡者說文云偽詐也馳騁奔走云紅紫亂朱者論語云惡紫之奪朱也孔註云朱正色紫間色案皇氏云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駸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為木木色青木尅土土色黃竝以所尅為間故綠色青

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為火火色赤火尅
金金色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
西為金金色白金尅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
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色黑水尅火火色赤故紫色
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驪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
黃土尅水水色黑故驪黃色黃黑也是正間然於

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
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

能聽納其說

國

於是至其說正義曰此敘孟子周流
聘世時君不聽納其說也言孟子心

慕孔子徧憂其世遂以儒家仁義之道歷遊諸侯之
國思欲救濟天下之民然而諸侯不能尊敬之者孟
子亦且不見也雖召之而不往以其不肯枉尺以直
尋十寸曰尺八尺曰尋史記云孟子道既通遊事齊
齊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是皆以
為迂遠而關於事情而莫有能聽納其說者孟子

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

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

聞焉是故坐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

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孟子至著明也
正義曰此敘孟

子自知道不行於世恥沒世無名聞故慕仲尼託之
空言而載之行事也言孟子生於六國之時當衰周
末又遇漢之未興上不得輔起唐虞二世之治下不
能伸夏商周三代之風化自愧沒一世而無名聞所
以坐法言以貶後人故託慕仲尼周流憂世既不遇
乃退而與萬章之徒敘詩書而作此七篇也趙氏意
其然乃引孔子之言而明孟子載七篇之意也云蒼
姬者周以木德王故號為蒼姬姬周姓也云炎劉者
漢以火德王故號為炎
劉劉高祖之姓氏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

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

不載於是不載正義曰此敘孟子退而著述篇

章之數也史記云孟子所于者不合退而與

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云二百

六十一章者合七篇之章數也據趙氏分章則梁

惠王篇凡二十有三章公孫丑篇凡二十有三章滕

文公篇凡十有五章離婁篇凡六十一章萬章篇凡

十有八章告子篇凡三十有六章盡心篇凡八十有

四章總而計之是二百六十一章也三萬四千六

百八十五字者合七篇而言也今計梁惠王篇凡五

千三百三十三字公孫丑篇凡五千一百二十字滕

文公篇凡四千五百三十三字離婁篇凡四千二百

八十五字萬章篇凡五千一百二十字告子篇凡五

千五百三十五字盡心篇凡四千一百五十九字總

而計之是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也云包羅天地

至靡所不載者言此七篇之書大而至於天地微而

至於昆蟲草木又次而至於性命禍福無有不載者

也然而篇所以七者蓋天以七紀璇璣運度七政分

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三時

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於三時三時者

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

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帝王公侯遵之則可

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帝王公侯遵之則可

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踏之則可以尊君父立

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

帝

清明文王象焉故祭而歌此詩也箋云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欽君父主其忠信守志厲操者儀而法之則可以此崇其高節而抗富貴如浮雲云帝王公侯卿大夫士者蓋帝以德言王以業言卿有諸侯之卿有大夫之卿上有中士有下士公侯是周之爵所謂公侯伯子男以下則有卿自卿以下則有大夫自大夫以下則止於有

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

有風人二雅之言為亞聖者也如對惠王欲以與民同樂故以文王靈臺靈沼為言對宣王欲以好貨色與百姓同之故以太王厥妃為言論仁則託以穀為喻論性則託以牛山之木為喻是皆有風人之託物言也云二雅之正言者如引他人有心予付度之乃積乃倉古公亶父來朝走馬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凡

此之類是皆有二雅之正言也故可謂直其辭而且不失之倨傲曲其辭而且不失之屈枉而孟子誠為間世亞聖之大才者也言孟子之才比於上聖人之才但相王天而已故謂亞聖大才 **孔子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

易作春秋 孔子至春秋正義曰此敘引孔子退而

應聘諸國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又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冬衛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盍之事則嘗學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預曰於是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云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者案世家云魯定公五年季氏潛公室陪臣執國命是以魯大夫以下皆潛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

焉至哀十一年自衛反魯乃上采契后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凡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喜易序象繫象說卦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哀十四年春狩大野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商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曰後世知丘者其惟春秋罪丘者亦惟春秋

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

擬聖而作者也

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敘孟子退而擬孔子之聖而著述焉案馬遷

作列傳云孟子遊仕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是以退而序詩書述仲尼之意而作孟子七**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

五經之館鑄六藝之喉衿也

七十子至衿也正義曰此敘引孔子弟子

記諸善言而為論語也案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集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鄭註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述論者綸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論也語者鄭註周禮云答述曰語此書所載皆仲尼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字下館鑄者車軸頭鐵也說文云車鍵也喉衿者說文云喉咽也衿衣領也言論語為五經六藝之要如孟子之書則而象之**孟子之書則而象之**正義曰此敘孟子

子作此七篇之書而儀象論語之書是亦館鑄喉衿**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

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

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子魯臧倉毀鬲孟子

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

予

語 衛靈公至遇哉正義曰此敘孟子作七篇則象論語之旨意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此論語之文也案左傳哀公十一年云云在孔子自衛反魯段云俎豆者案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巖商以棋周以房俎鄭註云梲斷木為四足而已巖之言廢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棋之言根棋也謂曲梲之也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又曰夏氏以楬豆商玉豆周獻豆鄭註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為禿楬其委曲制度備在禮圖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說在梁惠王篇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是亦論語之文也案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發此語言天生德於予者言孔子謂天授我以德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桓魋必不能害我故曰其如予何云魯臧倉毀鬲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者說在惠王下篇凡此者是皆旨意合若此類者甚

衆故不特止此而已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

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

放而託之者也正義曰凡此外書四篇趙岐不尚以故非之漢中劉歆九種孟子有

十一卷時合此四篇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

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

籍得不泯絕孟子至泯絕正義曰此敘孟子之書得其傳也蓋孟子生於六國之時憫

道之不行遂著述作七篇之書既沒之後先王之大

道遂絀而不明於世至嬴秦并六國號為秦始皇帝

因李斯之言遂焚書坑儒自是孟子徒黨盡矣秦紀云秦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今陛下創大業是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三代之事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

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請守尉雜燒之
所不去者惟有醫卜種藝之書故孟子之書號為諸
子以故篇籍不亡而得傳於世

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

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

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

以明事謂之博文漢興至博文正義曰此學孟子

皇帝誅項羽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習禮弦歌之

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敘之國哉於是喟然興於

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惠

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皆武功臣莫以為意至孝

文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出于屋壁詩

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

士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及後罷傳記

博士以至於後漢惟有五經博士博士秦官掌通古

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漢武建元五年初置

五經博士宣帝黃龍九年增員二十人自是之後五

經獨有博士訖于西京趙岐之際凡諸經

通義皆得引孟子以明事故謂之博文也

孟子長於

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

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

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

者往往撫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

者正義曰此敘孟

子作七篇之書長於譬喻其文辭不至迫切而趙岐

遂引孟子說詩之旨亦欲使後人知之但深求其意

義其肯不特止於說詩也然今之解者

撫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而不同矣

孟子以來五

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

正義曰此言孟子七篇

至西京趙岐已五百有餘年傳七篇之書解者亦甚衆多也

余生西京世尋丕祚

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
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
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
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
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
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
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縕奧難
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

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
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
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

亦宜乎

爾

余生至不亦宜乎正義曰此是趙岐自敘已意而爲孟子解也言我生自西漢之京

若以世代根尋其神其先與秦共祖皆顓帝之裔孫也其後子孫造父爲穆王攻徐偃王大破之以功封趙城後因氏焉故其來端有自矣在幼少蒙義方教訓之以先王典籍及五十之歲問乃零丁嬰戚于天是其時遇連遭之險難遂詭詐其姓氏逃遁其身經營治身於八紘之內至十餘年心神形色莫不焦瘁疲瘵謂何勤如此之甚曾因息肩弛負擔於濟岱之地或有溫故君子有雅德者憐我勤苦焦瘵見我頭白遂訪我談論以稽考古人仍慰我以大道然於困吝之中其精神亦且遐漂未有歸定聊欲係志於筆

孟子疏 是書解 源古閣
墨以亂思遺我老也。思其六經皆得先覺之賢士釋
而辯論之亦已甚詳於儒家獨有孟子七篇之書其
理蘊奧深妙難造宜在於聖智條理之科於是乃申
述已之聞見驗以六經之傳斷為章句具載本文章
章別為意旨分七篇作上下篇為十四卷究極而言
雖不敢當於達士然於初學者資之亦可以曉悟其
疑惑其有是非得失愚亦未敢審實後之有明哲者
如見其有違理疑闕者改而正之是其宜也云為之
章句分為上下凡十四卷者各於卷下有說此更不
言丁公著案漢書趙歧本傳云趙歧字邠卿京兆長
陵人也嘗遇疾甚誠其子曰吾死之後置一圓石安
墓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歧有志無時後疾瘳仕
至太僕卿嘗仕州郡
以廉直疾惡見憚焉

孟子註疏題辭解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
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
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師是以梁惠王

滕文公題篇以公孫丑等而為之一例者也

梁惠王章

句上正義曰自此至盡心是孟子七篇之目及次第也總而言之則孟子為此書之大名梁惠以下為當篇之小目其次第蓋以聖王之盛唯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首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七篇之首也此篇凡二十三章趙氏分為上下卷此上卷只有七章一章言治國以仁義為名二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禽獸三章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足備四章言王者為政之道生民為首五章言百里行仁天下歸之六章言定天下者一而道而已不貪殺人者人則歸之七章言典籍攸載帝王之道無傳霸之事其餘十六章分在下卷各有言說大抵皆是君國之要務故述為篇章之先凡此二十三章既以梁惠王問利國為章首遂以梁惠王為篇名公孫丑以下諸篇所以次當篇之下各有所說

云章句者章文之成也句者辭之絕也又言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句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梁惠**至例者也王義曰案史記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夷狄其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十六年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畢萬封十一年獻公卒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武子生悼悼生羸羸生魏獻子子生俊俊之孫曰魏桓子桓子孫曰文侯文侯卒子擊立為武侯武侯卒子罃立為惠王惠王二十一年齊趙共伐我邑於是徙都大梁然則梁惠王是武侯之子名罃諡曰惠諡法云愛人好與曰惠汲冢紀年云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字林云王者天地人一貫三為王天下所法也是時天下有七王者魏趙韓秦齊楚燕七雄之王也云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季氏之篇者如顏淵子路子張是弟子名篇也趙歧所以引而為例

孟子見梁惠王。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曰：「辭也。叟，長老之稱，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此亦將有以爲寡人興利除害者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註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爲利，故曰：「王何以利爲名乎？亦有仁義之道，可以爲名，以利爲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爲王陳之，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下一作千是

矣。**註** 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弑，則國危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爲名也。又言交爲俱也。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註** 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弑夏后，是以千乘取其萬乘者也。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註**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弑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下乘當言國。

孟子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開

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
 君臣上下之辭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故不為不
 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
 其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
 也
 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也
 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
 利
 孟子復申此者重歎其禍也
 孟子見梁惠王
 至何必曰利正

義曰此章言治國之道當以仁義為名也孟子見梁
 惠王者是孟子自齊至梁見惠王也王曰叟不遠千
 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者王號也以業為言也
 曰發語詞也叟尊老之稱也言惠王尊老孟子也惠
 王尊孟子曰叟不遠千里之路而至此相將亦有以
 利益我國乎云亦與乎者况外物不可必又非可止
 於一事耳故云亦與乎與論語云不亦說乎不亦樂乎
 同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者是孟
 子答惠王也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者孟
 子曰何以利益而巳言王何以財利為言下利以利益為言
 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者是孟子託言也
 言惠王今問我曰何以利益我家為大夫既欲利益其家則為
 問我曰何以利益我家為大夫既欲利益其家則為
 王之士庶人亦必問我曰何以利益我身假使上至
 下至於士庶人皆且取其利益而國必危亂喪亡矣
 王以國為問大夫以家為問士庶人以身為問者王
 稱國故以國問大夫稱家故以家問士庶人無稱故

孟子卷之二十一
大者也是為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
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
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
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
故稱萬乘之主云夷羿弑夏后者引之以語千乘取
萬乘也案魯襄四年左傳曰晉有夏之方衰也后羿
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預曰禹孫太康
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
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後為少康所滅註云夷羿
者左傳襄四年杜註云夷氏也故云夷羿云齊崔
衛甯晉六卿等正義曰此引之以證百乘取千乘也
齊崔杼為齊之大夫語云崔子弑齊君襄公三十
五年左傳云崔杼作亂是也衛甯甯喜也為衛大夫
史記世家衛獻公十八年甯惠子與孫文子逐獻公
獻公奔齊齊置獻公於聚邑孫甯共立定公弟伋為
衛君是為殤公殤公十二年為晉平公所執獻公復
入衛後元年誅甯喜又襄公二十六年書甯喜弑其
君剽是也六卿魏獻子與韓宣子趙簡子智文子中

行氏子范獻子六人是也史記世表云昭公二十八
年六卿誅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故也制周
制至不多矣正義曰周制蓋言周之所制也王制云
君十卿祿是也云鍾量名也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
釜鍾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為鍾是也
苟誠也至欲矣正義曰語云苟子之不欲苟能正
其身之苟同云厭者說文云饜飽也字從厭從
食也飽則厭食也此一章遂為七篇之首章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

此乎注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乃

顧視禽獸之衆多其心以為娛樂誇咤孟子曰賢者

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

不樂也注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修堯舜之

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
 家雖有此亦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詩云經始
 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詩大雅靈臺
 之篇也言文王始初經營規度此臺眾民竝來治作
 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
 來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眾民自來趣之若
 子來為父使之也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
 鳥鶴鶴鹿鹿牝鹿也言文王在囿中麀鹿懷妊安
 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

而澤好而已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在池沼魚
 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文王以民力為
 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
 樂其有麀鹿魚鼈孟子為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
 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猶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
 所為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古之人與民偕
 樂故能樂也偕俱也言古賢之君與民同樂故能
 得其樂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湯誓尚書
 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為無道百

疾病う得テ天札短折ヲ免レズ

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

亡我與女俱往亡之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

豈能獨樂哉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欲

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獨樂之哉復申明

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孟子見梁惠王至豈

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也孟子見梁惠

王立於沼之上而顧盼鴻鴈麋鹿者是孟子在梁時見惠

樂此乎者是惠王稱譽孟子為賢者問孟子亦樂此

池沼之上而顧盼鴻鴈麋鹿乎云乎意恐孟子樂與

不樂所以云乎而作疑之辭也孟子對曰賢者而

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者是孟子答惠王言

惟有德之賢者為君然後得樂於此如君之不賢雖

有此鴻鴈麋鹿之顧亦不得其樂也詩云經始靈臺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者至魚躍是孟子為王誦此靈臺之詩以證賢者而

後樂此也言文王規度始於靈臺而經營之際衆民

皆作治之故臺不期日而有成言其成之速也既成

之速文王未嘗亟疾使民成之用如此之速也是衆

民自然若子來如為父之使耳故如此之速也王在

靈囿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者言文王在靈

囿之時鹿鹿皆安其所而伏臥以懷其好又且不驚

動非特不驚動又且濯濯然而肥飽非特鹿鹿之肥

飽其於白鳥又且鶴鶴然而肥澤也鹿鹿牝鹿也王

在靈沼於物魚躍者言文王在靈沼之時則魚盈滿

乎沼中又且跳躍喜樂如也言其魚之微物亦且得

其所也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

王之德化亦樂其有之行如神靈之所至故謂其臺沼必曰為靈臺靈沼凡此者無他焉是眾民感文王之德化亦樂其有魚鼈禽獸之多以奉養文王也此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者言古之賢君如此文王與民同其樂故能得此臺池之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者是孟子引商書謂桀於是時無道暴虐百姓故百姓皆欲與湯王共伐之湯於是往伐臨於眾中詰誓之曰是日桀當大滅我與女眾共往滅之一云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者是桀云故湯誓引而言之也謂桀云天有是日猶吾之有民日曷有亡哉日亡則吾與民亦俱亡矣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者是孟子首對惠王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故引此桀而證其言也言桀為獨享其此樂哉言不能得樂也註云詩大雅至成之也正義曰周詩大雅篇名曰靈臺註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神之精明者稱曰靈四方而高曰臺文王受命于周作邑于豐立靈臺又

案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言文王至使之也正義曰案靈臺之詩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眾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也云鹿鹿至澤好正義曰毛詩註云鹿鹿牝鹿也圍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箋云攸所也言所遊伏毛註云濯濯娛遊也鶴鶴肥澤也文王至魚鼈正義曰詩註云沼池也物滿也箋云靈沼之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註云湯誓至亡之正義曰湯誓商書之篇名也案史記云是日何時喪予與女偕亡駟註曰尚書大傳云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尚書孔安國註云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女皆亡欲殺身以喪桀是也檀弓云子卯不樂鄭註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王侯自稱孤

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

之辭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

凶亦然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為強

國兼得河內也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已也鄰國之民不加少

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王自怪為政有此惠而民

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

喻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填然鼓之兵刃

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

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填鼓音也兵以鼓進

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

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者否曰不可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

俱走直爭不百步耳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

鄰國也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

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

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不違

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從此以下為王陳王道也使

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

孟子政
卷之十一
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罟密網也。
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
尺不得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材木茂暢。故有餘。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憾。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盧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也。樹

桑墻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言孕字不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修教化。申重孝弟之義。頒者斑也。頭半白斑斑者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頒白者不

負戴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

百姓老稚溫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

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

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言

人君但養狗彘使食人

食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云莩

有梅莩零落也道路之旁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

周賑救之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

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言

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

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

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

至焉

言

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已而改行則天下之民

皆可致也

言

梁惠王曰至民至焉正義曰此章言王

也王侯自稱曰寡惠王與孟子曰寡人之於國盡其心而為民耳矣耳矣者言至極也言河內凶荒我則移徙民於河東之地河東粟多我則移之於河內河東之地凶荒我則又如此而移民故曰亦然也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察詳視也言詳視鄰國之君無有似寡人如此之用心者然而鄰國之人民不加益其損寡人之人民不加益其多是如之何故曰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遂以此而問孟子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是孟子答惠王言惠王心好征戰故孟子請以戰事比喻而解王

意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
 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可如者是
 孟子言戰事之語也填塞也又滿也趙氏云鼓音蓋
 言鼓音之克塞洋洋而盈滿也言鼓音既克塞盈滿
 於戰陣之際則兵刃刀鎗既以交接兵刃既交接乃
 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反走者或百步之間而止或
 五十步之間而止以五十步之間而止者則笑走至
 百步之間而止者則王以為如何曰不可直不百步
 耳是亦走也惠王答孟子言凡征戰之際鼓音既填
 然則不可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相笑走也雖有走
 或只止於五十步或有止於百步言其但自棄甲曳
 兵而反走者是雖止於五十步不至於百步然皆是
 走也豈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哉故曰直不百步耳是
 亦走也曰王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者耳是
 子答惠王言惠王如能知此不可以五十步笑百步
 則王無更望其國民加多於鄰國也意謂王既好征
 戰而殘民而以轉粟移民為盡心欲望民加多於鄰
 國是亦五十步笑百步之走者也不違農時穀不可

勝食至不王未之有也者是皆孟子又為王陳其王
 道也言使民無違奪其春耕夏耘秋收三時之要則
 五穀豐盛饒穰雖勝食之多亦不可盡也密細之網
 不入於洿池則魚鼈不可勝食斧斤以草木零落之
 時入山林不以草木生長之時入之則材木不可勝
 用也穀與魚鼈既不可勝食材木既不可勝用是使
 民得以養生喪死無怨恨於不足也五畝之宅栽墻
 下以桑則年至五十之老可以著其絹帛雞豚狗彘
 不失其養字之時則年至七十之老可以食其肉百
 畝之田不奪其耕耨之時則七八口之家可以無飢
 凡云可者但得過而已未至於富足有餘也謹庠序
 教化之宮以申舉孝悌之義而富以教之則頭斑斑
 然而半白者不自負戴於道塗之間矣無他入皆知
 孝悌之義為之壯者必代之爾故曰斑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矣是則五十之老足以衣帛七十之老足以
 食肉而黎庶之民故不飢不寒然而君上能如此而
 民不歸往而王之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狗彘食
 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

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者是
 孟子以此諷惠王也言人君但養其狗彘而食人之
 所食而王不知檢斂道塗之間有餓死者而王不知
 發倉廩以救賑之見其人死則推之曰非我之罪是
 歲之罪也言是歲之凶荒而疫死之也是何異於執
 其兵器而刺殺人而曰非我殺也是兵器自殺之類
 也王無罪於歲則天下之民至焉者是孟子諷之而
 又誠之也言王儻人餓死不歸罪於歲但責已而改
 行則天下之民莫不歸往而至焉耳為惠王好征戰
 以糜爛其民故以此諷之云王侯自稱孤寡正義
 曰禮云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在凶服曰孤老聃
 云王侯自稱孤寡不穀是也云魏舊在河東至河
 內正義曰案地理云魏地背鰲參之分野其界自高
 陵以東盡河東河內河東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
 其地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云戰事正義
 曰莊公十一年左傳曰皆陣曰戰杜預云堅而有備
 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云填鼓音兵以鼓進
 以金退正義曰賈逵云填塞也滿也禮云色容填填

史云車馬駢填云兵以鼓進以金退者案周官大司
 馬辨鼓鐸錡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云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鼓行鳴錡車
 徒皆行鳴鐃且御是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
 其要時正義曰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
 為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
 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語
 云使民以時包註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
 荀卿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
 絕而百姓有餘食是五穀不可勝食也數罟至不
 得食正義曰釋云數密也罟網也荀子曰網罟毒藥
 不入澤沔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
 餘用註云食足之外可貨易也仲冬斬陽木仲夏斬
 陰木鄭註云陽木春夏生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
 屬一云陽木生山陽在南者陰木生山陰在北者荀
 卿曰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
 材也盧井至衣帛矣正義曰案周禮云乃經土地

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遂人掌邦之野
 辨其野之土地一夫一廛田百畝菜亦如之鄭司農云
 地夫一廛田百畝菜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司農云
 戶計一夫一廛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
 受此田也廛居也菜謂休不耕者鄭玄云廛城邑之
 居漢志云六尺為步百為畝百為夫夫三為井
 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
 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為廬舍里有序而鄉有庠
 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移鄉學
 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小學小學之異者移
 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
 焉此先王制士處居富而教之之大畧也王制云五
 十異糧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
 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是古者五十乃衣帛矣
 言人君至救之也正義曰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
 莩零落也者案毛詩而言也毛詩云莩落也箋云梅實尚餘而未落是其解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註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註**梃杖也曰無

以異也**註**王曰梃刃殺人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

異乎**註**孟子欲以政喻王曰無以異也**註**王復曰梃

刃殺人與政殺人無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

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註**孟子言人君

如此是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

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註**虎

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為政乃率禽獸食人

卷之二十四葉裏第二行

北采周禮作菜是下同

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註 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

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

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孟子陳此以

教王愛其民也。**梁惠王曰**：至死也。正義曰：此一

蓋言王者為政之道，在生民為首也。梁惠王曰：寡人

願安承教者，是惠王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也。孟

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是孟子答惠王

故託此而問。惠王言：殺人以杖與刃，有以各異乎？云

乎者，是又孟子未知惠王以為如何，故疑之也。曰：無

以異者，是惠王答孟子之問，言以杖殺人與刃殺人

無以各異，是皆能殺人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孟

子復問以刃與政，殺人有以異，曰：無以異也。者，惠王

復曰：政之殺人與刃之殺人，亦無以異也。言致人死

則一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

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是孟子之諷，惠王也。言庖廚之

間有肥肉，棧廄之中有肥馬，而民皆有飢餓之顏色，

郊野之間又有餓而死者，此乃是王率獸而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

人，惡在其為民之父母也。孟子言：獸畜自相食，如

虎狼食牛羊，且人猶尚惡見之，况為民之父母，其於

行政以治民，尚不免驅率獸而食人，安在其為民之

父母也。言行政如此不足為民之父母也。仲尼曰：始

作俑者，其無後乎？是孟子引仲尼之言也。言仲尼有

云：始初作俑偶人者，其無後嗣乎？無他焉，是為其象

人而用之也。故後有秦穆公以生人從葬，故曰：其無

後嗣也。**梃**，杖也。正義曰：釋文云：梃，木片也。**俑**，偶

人也。正義曰：記云：孔子謂為俑者不仁，埤蒼云：木人

送葬，設關而能俑跳，故名之曰俑。魯文公六年，秦穆

公六年，秦穆公六年，秦穆公六年，秦穆公六年，秦穆公六年

孟子卷之二十一
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杜預曰
以人從葬曰殉詩有黃鳥之篇以哀三良是也孟子
諷之故曰如之何
使斯民飢餓而死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韓魏趙本

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莫強焉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

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

可王念有此三恥求策謀於孟子孟子對曰地方

百里而可以王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

下謂文王也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

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

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易耨

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

作杖以撻敵國堅甲利兵何患恥之不雪也彼奪其

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

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彼謂

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

為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帥而為王之敵乎故曰仁者

無敵王請勿疑鄰國暴虐已修仁政則無敵矣王

請行之勿有疑也。

梁

梁惠王至勿疑正義曰此章言百里行仁則天下歸之也梁惠

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者梁惠王欲問孟子之謀策也言晉國為天下之最強叟必知之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者是惠王言晉國逮及寡人之身東則見敗於齊而殺死其長子西又喪去其地於秦七百里南又常受辱於楚寡人心甚愧恥之今願為死不惜命者一洗除之當如之何諫則可以洗除此恥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者是孟子答惠王言古之聖君其地但止於百里尚可以王天下也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者是孟子言王自今能施仁政以及民又省去其刑罰輕其稅斂使民皆得深耕易耨壯者以閒暇日修孝悌忠信入閨門之內以奉事其父兄出鄉黨之間以奉事其長上凡能如此雖作一

捶挺亦可以鞭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然以秦楚有

堅甲利兵而以一挺可鞭撻者蓋秦楚常違奪其農時使民不得耕耨也故云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父母又云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者言民既不得耕耨以奉養父母則為父母者被寒凍飢餓兄弟者與妻子者皆離背散亡彼秦楚陷溺其人民如此而王往彼正其罪夫更誰敢禦王之師而為王之敵者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者是孟子請惠王行此仁政而往正其罪而無敵如所謂仁者無敵是也遂請之行而無更遲疑也前所謂閒暇日者蓋言民於耕耨田地之外有休息閒暇之日也韓魏趙至強焉正義曰案史記年表云定王十六年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三人敗智伯于晉陽乃三分其地故號為三晉是為強國云東敗於齊而喪長子者案史記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于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魏遂大興師太子申自將攻齊遂與齊人戰敗於馬陵是也云西喪地於秦者案史記年表云周顯王十

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南則常辱於楚馬陵者案徐廣云地在於元城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終

梁惠王曰叢枝敗於宋宋王曰宋王曰宋王曰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

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就之而不見所畏

焉就與之言無人君操柄之威知其不足畏卒然

問曰天下惡乎定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

安所定言誰能定之吾對曰定于一孟子謂仁政

為一也孰能一之言孰能一之者對曰不嗜殺人

者能一之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

則能一之孰能與之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

行仁天下莫不與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

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

如是孰能禦之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

五六月也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

然已盛孰能止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

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
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

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孟子見梁襄王

義曰此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

之也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

而不見所畏焉者是孟子在梁見襄王而語於人曰

遠望之襄王而不似人君言無人君之威儀也就而

近之而不見所畏焉言無人君操柄之威也卒然問

曰天下惡乎定者是孟子語於人言襄王卒暴而問

我曰天下誰能定吾對曰定于一者言我對之曰定

天下者在乎仁政為一者也孰能一之是孟子言襄

王又問誰能仁政為一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以仁政為一

是孟子言我復答之唯不好殺人者能以仁政為一

也孰能與之者言襄王又問誰能與之不好殺人者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我對曰天下之人無有不與
 之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
 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者是孟子比喻而解王之意也故問襄王曾知夫苗
 乎言夫苗自七八月之時則乾旱而無水苗於是枯
 槁上天油然而起雲沛然而降雨則枯槁之苗又浡
 然興起而茂其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有如此苗而興
 茂誰能止之也又言如有行仁而天下莫不與之誰
 能止之而不與也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
 者也至誰能禦之者是孟子因比喻苗而解王之意
 又以此復詳明之欲使襄王即曉之也言今天下為
 牧養人民之君未有不好殺人者也言皆好殺人若
 有不好殺人者則天下之人民皆延頸而望王以歸
 之矣誠如此上言之者則民皆歸之亦若水之流自
 上而下其勢沛然而來誰能止之言無人能止之也
 襄論也至威儀正義曰案世家云惠王在位三十
 六年卒子赫立是為襄王襄王在位六年卒諡曰襄

諡法云因事有功曰襄又曰辟土有德曰襄周七
 八月夏之五六月正義曰周之時蓋以子之月為正
 夏之時建寅之月為正是知周
 之七八月即夏之五六月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諡也宣王

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
 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乃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
 義為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孟子
 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
 臣未之聞也孔子之門徒頌述必義以來至文武
 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

孟子 卷之十
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
王問霸者之事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曰係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係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若此以王
無能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係民乎哉
王自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
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
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係民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

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齧王左右近臣也觶觫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郊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齧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克之否曰有之
王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愛齋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

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畜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
 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
 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
 地故以羊易之也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
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卽見其牛哀之釁鐘
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
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
地則牛羊何擇焉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
姓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

羊亦無罪何爲獨釋牛而取羊王笑曰是誠何心哉
 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乃責已
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曰無傷也是乃仁
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
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爲仁之道
也時未見羊羊之爲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
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

孟子疏 卷之六 汲古閣
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
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
於王者，何也？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
詩以嗟歎。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
雖有是心，何能足以合於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
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
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復白也。許信也。人有
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曰：否。王曰：我
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

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
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係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
為也，非不能也。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
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為耳，非不能也。曰：不為者，
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挾
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
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
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
類也。孟子為王陳為與不為之形，若是，王則不折

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是役故不為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為魯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已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已以加於人而已故

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大過人者大有為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為之耳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權鈐衡也可以稱輕重度量尺也可以度長短凡物皆當稱度量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為仁心比於物尤當為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量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

後快於心與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言不

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吾心所大欲者矣曰王之

所大欲可得聞與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

令王自道遂因而陳之王笑而不言王意大而不

敢正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

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

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

哉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

以問之也曰否吾不為是也王言我不為是也曰

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

而撫四夷也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臨莅中

國而安四夷者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

魚也若順也順嚮者所為謂構兵諸侯之事求順

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

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為大

甚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

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孟子言盡

心戰鬪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末
魚者也曰可得聞與王欲知其害也曰鄒人與楚

人戰則王以為孰勝言鄒小楚大也曰楚人勝

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

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

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固辭也

言小弱固不可以敵強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

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也蓋亦反其

本矣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耳今王發

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

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

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

能禦之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

之也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

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王言我情愚惛亂不能

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

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曰無恒產而

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

子為王陳其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恒心。人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國民誠無恒心。放溢辟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為。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國安有仁人為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

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

也輕。國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今

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

暇治禮義哉。國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

暇修禮行義乎。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

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

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

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

孟子疏 卷之十一
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為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疏齊宣王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言典籍攸載帝王之道無傳霸者之事也齊宣王問曰齊桓也諡為宣言齊宣王問孟子曰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二霸之事可得而聞之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者是孟子答齊宣王之言也言自孔子之門徒無有道及桓文二霸者事是以後世無傳焉故臣于今未之曾聞知也云臣者是孟子對王而言故自稱已為臣也無以則王乎者孟子言無以問及必犧以來至文

武周公之法尚當以王者之道為問耳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者齊宣又問孟子言德當何如則可以為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者孟子言當安民而為之以保民乎哉者宣王又自問只如寡人之德可以安民乎王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也曰可者孟子言如王之德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者宣王又問孟子何緣而知吾之德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齋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王見之曰牛何之至以羊易之者是孟子因胡齋之言而答宣王之問也胡齋王之左右近臣言嘗聞胡齋曰王坐於廟堂之上有牽牛自堂下而過者王見之而問牽牛者曰其牛牽去何所牽牛者對之曰相將以為釁鐘也王對牽牛者曰舍去之我不忍其牛之恐慄若無罪之人而就於所死之地者也牽牛者又對曰如若王之祭鐘之禮何可得而廢以羊更易之而已不識有諸者是孟子又未知齊宣王還是有此言故問宣王曰

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宣王言我
 既行之事尚且反而求之於已而不得其心之所
 自今夫子言之於我中心戚戚然有動也此心之所
 以合於王者何也者宣王言雖有是心其所以得契
 合於王者是如之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
 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
 見輿薪則王許之乎者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解王
 也言今有人復白於王曰我力能舉得三千斤之重
 而不能舉一羽毛之輕目之明能觀視其秋毫之末
 而不能見一大車之薪木則王信乎否乎曰否者
 是宣王答之曰凡如此云者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
 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以此諷
 之也言今王有恩德足以及其禽獸而其功績不至
 於百姓者王獨以為何如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
 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
 用恩焉故王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
 苟如是一羽之輕所以不能舉者為其不用明也今百姓所
 車薪之大所以不見之者為其不用明也今百姓所

以不見安者為其不用恩也故王之所以不為王是
 王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
 以異者是宣王問孟子言不為與不能二狀何以為
 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
 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是折枝之
 類也者是孟子又以此比喻而解王問不為與不能
 之異狀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過北海而語人
 曰我不能挾太山超北海此真不能也如為長者按
 摩手節而語人曰我不能為長者按摩手節是恥見
 役使但不為之耳非不能也今王之所以不王非是
 挾太山超北海之類也是不為長者折枝之類也以
 其不為之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天下可運於掌者是孟子欲以此教宣王也言敬
 吾之所敬以及他人之所敬者愛吾之所愛以及他
 人之所愛者凡能推此而惠民則治天下之大止如
 運轉於掌上之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者是孟子引大雅思齊之詩文也言文王自

孟子下 卷之十 湯古閣
正于寡妻以至正于兄弟自正于兄弟以至臨御于
家邦言凡此是能舉此心而加諸彼耳故推恩足以
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
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者孟子言為君者但能
推其恩惠故足以安四海苟不推恩惠雖妻子亦不
能安之古之人君所以大過強於人者無他事焉獨
能推其所為恩惠耳蓋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又如詩云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及御于家邦是其善推其所為之意旨故也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
言非王不能但不為耳故復云然權然後知輕重度
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者孟子又託
物而諷王也言為之權與度然尚能知其輕重長短
其權度之為物也然尚皆然而人心又甚於權度故
請王自付度之耳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
然後快於心與者抑辭也與語曰抑為之不厭之抑
同孟子又以此數事而測王之意也言抑是王欲與
甲兵以伐人危士臣以即戎不以為危事外結怨於

諸侯如此且然後快樂其心與王曰否者宣王答之
以為不如是也言我何肯快心於此數事我但將以
求吾所大欲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者是孟子
欲知王之所大欲故問之曰王大欲可得而聞之乎
王笑而不言宣王知已之所欲甚大但笑而不言也
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至不足使
令於前與者是孟子又以此四事而測王所大欲也
言王之所大欲是為其肥甘之味不足以供於口與
抑是其聲音之樂不足供聽於王之耳與便嬖之幸
不足使令於王之前與采色之飾不足供視於王之
目與然此數事而為王之諸臣者皆足以供奉王之
而王豈用為此者與故繼之曰王之諸臣皆足以供
之而不為是四者之事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
我不為是四者之事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
者孟子言如是則王之大欲我今可得知已欲辟土
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者孟子知王以此為
所大欲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者
孟子言王如若以此欲開闢其土地而求其廣又欲

孟子疏 卷之十一
朝秦楚之諸侯以臨莅其中國而撫安四夷為所大
欲是若緣喬木之上而求其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
者宣王亦謂已之大欲若此求魚之甚與曰殆有甚
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
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者孟子言王如此大欲殆
有甚於緣木求魚也緣喬木而求魚雖不得魚又且
無後災難所及而王如若以所欲假使盡心力而為
之後亦必有大災難所及也曰可得聞與者是宣王
又問孟子欲求知其大災難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
王以為孰勝者孟子以此比喻而解王也言鄒之小
國與楚之大國戰則王以為誰國勝之曰然則小
者宣王答孟子以為楚之大國勝之也曰然則小
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
者孟子言如是則小國固不可以敵大國人之寡少固
不可以敵人之眾多劣弱固不可以敵強悍也海內
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服八何以異於
鄒敵楚哉者孟子又言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有九
而齊國但集而有一且以一而服八是何比異於鄒

國之小而敵楚國之大哉言與此無異也王如欲服
之蓋當反行王道之本耳故云蓋亦反其本矣今王
發政施仁至孰能禦之者孟子於此教宣王王道之
本也言今王發政而施仁使天下為之仕者皆欲立
於王之朝廷耕者皆欲耕作於王之郊野商賈皆欲
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道塗凡天下欲疾
惡其君者又皆欲奔赴王而告愬之其如此天下皆
歸之誰能止禦之也商賈漢書云通利鬻貨曰商白
虎通云賣曰賈行旅者師旅也說文云軍五百人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
我雖不敏請嘗試之者宣王欲孟子明其王道而教
之也故曰我之惛亂不能進於此仁政願夫子輔我
志以明白教我我也我雖不能敏疾而行之但請嘗試
教之如何耳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
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至未之有也者是孟子為宣王陳王道之本而教之
者也言無常生之業而有常善之心者惟士人為能
有之言士窮則獨善其身不求苟得故能有常心也

孟子疏 卷之十一 十五

孟子疏 卷之十
若民則迫於窮困不能守其常善苟無常善之業遂因之而無常善之心苟無常善之心則放辟邪侈之事無有不為及其陷溺於罪然後又從而誅戮之是若張羅網而罔民也安有仁人之君在位而以罔民而可為之也故明哲之君制別民之生產必使其民仰而上之則足以奉事父母俯而下之則足以畜養妻子豐樂之歲終身飽足凶荒之年又免其死亡然後驅率而從善教故其民從其善教亦輕易也自今之君制民之產仰則不足以奉養父母俯則不足以畜養妻子雖豐樂之歲終身又且勞苦而凶荒之年又不得免其死亡如此則民惟獨於救死尚恐其不足何有閒暇而修治禮義哉言無及修其禮義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者言王欲行之則何不反其王道之本五畝之宅至未之有也是又孟子為宣王陳王道之本其說已在前此更不解宣諭也至齊也正義曰周顯王二十七年史記云齊威卒子辟疆立是為齊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諡曰宣諡法云善問周達曰宣云齊桓公小白者莊公八年左傳云齊僖

大

公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弒君而立九年春弒無知莊公納子糾桓公小白自莒入於是立為桓公元年史記云桓公小白元年春齊弒無知五年與魯人會柯七年始霸會諸侯於野云晉文公重耳者史記云周襄三十二年晉文公重耳立是為元年又云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二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重耳者乃獻公娶於戎得二女大戎狐姬之所生也十二年居重耳於蒲城二十六年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又立小戎所生夷吾者為晉惠公七年重耳聞管仲死自狄之齊十四年惠公夷吾卒遂立重耳為晉文公九年位在位卒云孟子不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乃適梁者索史記列傳已說在梁王段云必義至聞也正義曰必義古帝王氏也即伏犧氏也五霸者即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崔李云夏昆吾殷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是也謂之霸者把也把持諸侯之權也案國語亦然荀子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霸是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之證

孟子疏

卷之十

十六

也。云穀觶死貌是也。云周禮大祝墮釁逆牲逆尸令鐘鼓者鄭司農云墮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既墮釁後言逆牲容逆鼎是也。蓋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厭變怪禦妖釁釁鐘之釁謂之釁。亦治亂謂之亂之類也。云天府云上春釁寶鐘及寶器者寶鐘寶器玉瑞玉器之美。上春孟春也。又言釁謂以殺牲以血。血之也。蓋釁之法其來有自矣。周之所釁又非止此而已。如大司馬於軍器小子於邦器小人於龜器雞人於雞大祝逆牲小祝祈號皆在所釁也。愛齋也。正義曰釋文云齋愛也。也字法從來向來也。來者向而藏之。故田夫謂之畜夫。音廩。書云畜夫馳是也。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重一千五百二十斤也。鈞四鈞為石。重百二十斤。以此推之。則百鈞是三千斤也。太山北海近齊。正義曰案地理志云齊地南有太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是也。權銖衡至度物

也。正義曰權重衡平。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釋文云銖平木器。又曰銖衡也。權秤錘也。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巨黍中者。子穀穀子在地。即黑黍中者。不大不小。言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為分寸。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為十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八口之家。次上農夫。正義曰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孟子云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是也。此云八口之家。所以特指次上農夫者而已。斯亦舉其次。而見上下之意耳。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下

疏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別為第二卷也故云梁惠王章句下今據此卷

章指凡十六章一章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與民同樂二章譏王廣囿專利以嚴刑陷民三章言聖人樂天事小以勇安天下四章言與天下同憂樂者不為慢遊恣溢之行五章言齊王好色好貨孟子推以公劉太王好貨色與民同之六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七章言人君進賢退惡八章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九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十章言征伐之道在順民心十一章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十二章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已害及其身十三章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

孟子卷之十一
湯古
民心與之守死善道。十四章言君子之道，正已在天。強暴之來，非已所召，獨善其身而已。十五章言太王居邠，權也。效死弗去，義也。十六章言讒邪構賢者，歸於天，不尤人也。凡十六章，合上卷七章，是梁惠王篇有二十三章矣。故各於卷首，總列其章目，而分別其指焉。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

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

其庶幾乎。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孟子問

王有是語，不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

直好世俗之樂耳。變乎色，慍恚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聖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

聲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

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曰：可

得聞與？王問古今同異之意，寧可得聞之與？曰：獨

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

與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人。王曰：獨聽樂不如

與衆共聽之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孟

子復問王：與少之人共聽樂樂邪？衆人共聽樂樂也。

孟子 卷之十一
曰不若與衆。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爲樂。臣請
爲王言樂。孟子欲爲王陳獨樂與衆人樂樂狀。今
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在籥之音。舉疾首
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
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鼓樂者。樂以鼓爲
節也。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
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頰。愁貌。言王擊鼓作
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民愁也。今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
樂也。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
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
窮極。而離散奔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
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
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百姓欲令王康強而
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憫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之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

莊子之言王之好樂也

莊暴見孟子至則王矣正時鐘鼓有節與民同樂也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

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者莊暴齊臣也莊姓也暴名也言莊暴見孟子謂暴朝見於齊王王語暴

以好樂之事暴是時未有言以對答之曰好樂何如者莊暴問孟子以謂王之所以對答之曰好樂是如之何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者孟子答莊暴

之間也言齊王之好樂至甚則齊國庶幾其治安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者是孟子自見莊暴言好樂之後他一日見於齊王而問之曰王曾與莊子語以好樂之事還有此言否乎孟子稱也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者是齊王自孟子問之後變其常容而有憤怒之色蓋憤莊暴言已之好樂於孟子也故答孟子曰寡人不能好古聖王之樂故聖王之樂如黃帝之

咸池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是也但能直好世俗樂耳如鄭衛之聲是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治安孟子言齊國其庶幾乎以對莊子甚則齊王則止曰齊其庶幾乎者蓋對莊子則稱其對之齊王則不必稱國焉耳今之樂猶古之樂者是孟子見齊王言不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故以此言今之樂亦若古之聖王樂也但其要在能與民同聽樂為樂耳遂以此問之曰可得聞與者是

古

與民同聽樂為樂耳遂以此問之曰可得聞與者是

孟子 卷之二
齊王問孟子言古今之樂一何寧可得而聞知之與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者是孟子欲以此問王使
王知與人同樂為樂邪曰不若與人者齊王答孟子
亦以為獨樂樂不若與人同樂為樂也曰與少樂樂
與眾樂樂孰樂者是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同樂為樂
與眾人同樂為樂孰樂邪曰不若與眾人者齊王亦復
答孟子以為不若與眾人同樂為樂也臣請為王言
樂孟子於此知齊王亦識與眾同樂之意乃為王陳
其獨樂與眾同樂之效故不待王問而自請言之也
今王鼓樂於此至與民同樂也者皆孟子陳獨樂與
眾樂樂之文也言今王鼓作其樂於此國也百姓之
人聞王鍾鼓之聲與管籥之音舉皆疾痛其頭又感
頰愁悶而交相告曰我王之好作樂為樂發賦徭役
使我至於此之極也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又
皆離散之以其如此故百姓所以頭痛感頰愁悶也
又言今王田獵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
羽旄之美好舉皆感頰愁悶疾痛其首而交相告曰

我王之好田獵禽獸如何使我供給役使不得休息
而至於如此之極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皆離
散之然則王之鼓樂田獵而百姓皆如此者無他事
焉是王之不與民同其樂也言今王鼓樂於此國百
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皆欣然有喜色而
交相告曰我王庶幾無疾病也何以能鼓樂於此言
百姓皆欲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苟即庶
幾近於無疾病則王亦何以能鼓樂也又言今王田
獵禽獸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
美好舉皆欣然有喜色而交相告曰我王即庶幾
近於無疾病又何以能田獵也此言又欲王之康強
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然則王之鼓樂田獵百姓
皆如此欲王之康強者無他事焉是王能與民同其
樂也言今之王能與民同樂為樂則為之王者矣云
謂之鼓樂也蓋鐘以止為體鼓以作為用故凡作樂所以
出故云聲也管籥車馬言音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
也然車馬亦謂之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

孟子 卷之二 又四

鸞鳴則和應故也。聲之與音合而言之，則聲音一也。別而言之，則單出為聲，雜比為音。詩云：嘒嘒管聲。此言管籥之音，是聲音之通論也。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鼓琴，卒授之國政，是安知與衆樂樂邪？此孟子所以陳其與民同樂之意也。鄭聲也。正義曰：論語云：鄭聲淫，以其能惑人心也。孔傳云：鄭聲感人心，其與雅樂同也。鼓樂至使民愁，正義曰：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鐘師掌金奏。註云：以鐘鼓奏者，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騶夏，凡九夏是也。故附于此。云：管籥籥或曰籥若笛而有三孔者，案禮圖云：籥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璞爾雅云：二十三管為籥，風俗通云：舜作竹籥，以象鳳翼。周禮笙師掌教吹籥，後鄭云：籥如笛，有三孔是也。詩云：左手執籥，蓋邶詩簡兮之篇文也。註云：籥六孔，言碩人多才藝，又能籥舞，言文武備也。釋云：首頰也。頰，鼻頰也。言齊王擊鼓作樂，其使民徭役苦楚，皆蹙其

鼻頰而愁悶也。田獵至蒞，委也。正義曰：釋云：獵田也。蒐狩苗獮是也。案魯隱公五年左傳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講武事也。杜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羽旄者，案左傳魯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旄於齊，定公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拆羽為旄，為王者旂車之所建也。又案司空九旗之數，又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也。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蓋公孫丑篇文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王言聞文王

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

文有是言，曰：若是其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為

小也。言文王之民尚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

孟子疏 卷之五 五

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王以為文王在岐山之時

雖為西伯土地尚狹而圃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

圃小之民以為寡人之圃為大何故也曰文王之圃

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

為小不亦宜乎。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

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

其小是其宜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

言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圃方四十

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郊關齊四境之郊皆

有關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

乎。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

十里民言其大不亦宜乎。齊宣王至不亦宜乎正

利嚴刑陷民也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有

諸者是宣王嘗聞文王有圃方闕七十里故見孟子

問之還是是之否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答之

以為書傳之文有言也曰若是其大乎者宣王怪之

以為文王圃如此之闕大民猶尚以為之小也曰寡

人之圃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者宣王又問孟

子言寡人之圃但方闕四十里而民猶尚以為之大

是如之何其差也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芻蕘者往

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者孟

子言文王之圃方闕七十里而採芻草薪木之賤人

與獵雉兔獸者皆得往其中而有所取之是其與

民同其之故民以為小不亦宜乎也臣始至於境問

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者孟子對王稱臣言自臣始初
 至於王之齊境問其王國禁令然後乃敢入其國中
 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
 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
 宜乎者孟子言自臣入王郊關之內乃聞王有苑囿
 方四十里之廣其有於中殺其麋鹿者如殺其人之
 罪而科之如此則是王為阱陷方四十里之廣於國
 中以陷其民也故民以為大不亦宜之乎凡此是皆
 孟子譏王之專利而不與民同也傳云天子之園方
 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文王之
 國百里之國或者以謂有七十之里為苑囿是如之
 何其差殊不知文王百里之國是其始封之時制也
 七十里之園乃文王作西伯之時有也周制上公封
 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豈七十里之園特止山川不
 可食之地與彼有子虛者以謂楚地方千里而周居
 其九是可食之地亦鞠為遊畋之地邪是安知周制
 之法與云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
 而固以大者正義曰案鄭玄詩譜云周之先公曰太

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
 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
 侯是文王繼父之業為西伯於歧邑也商之州長曰
 伯謂為雍州伯也子夏云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文
 王因之亦為西伯焉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是時宜七十里之園而民猶以為小也郊關
 齊四境之郊皆有關者正義曰周官閭師掌國中及
 四郊之人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
 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載師掌任土
 之法以宅田土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
 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
 里為遠郊云四境郊皆有關者蓋四郊之門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問與鄰國交接之道孟

子對曰有欲為王陳古聖王之交也惟仁者為能

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葛伯放而不

彊

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昆夷允矣唯其喙矣謂文王也
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惟智者為能以
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鬻北狄疆者
今匈奴也太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句踐退於會稽身
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
全其國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
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
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太王句踐是

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
能安其太平之道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
好勇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
有疾在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對曰王請無
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
敵一人者也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當
我哉此一匹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王請大
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莩以篤周祜以
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註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

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

下文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

勇而已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註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

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

何敢有越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

武王之勇也**註**衡橫也武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不

順天道者故伐紂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註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

之不好勇耳王何為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註**齊宣

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樂天賢者

知時仁者必有勇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者

見宣王問孟子以交接鄰國其有道乎孟子對曰有

者孟子欲陳占之聖王而比之故答之曰有道也惟

仁者為能以人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至于

時係之者是皆孟子陳古之聖王而比之湯文也言

惟有仁者之君乃能以大而奉事其小是故葛國之

伯不祭祀而湯且遺之牛羊而助之是湯事葛也文

王西有昆夷之患而以采薇薄伐肆不殄厥慝是文
王事昆夷也昆夷西戎之國也惟智者乃能以小奉
事其大是故太王去邠避狄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
馬而不免是太王事獯鬻也勾踐退會稽身自官事
吳王夫差是勾踐事吳也勾踐越王也以大奉事其
小是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覆者也以小奉事其大以
其量時畏天者也故樂天者如湯文遂能安天下畏
天者如太王勾踐遂能安其國故詩之周頌我將之
篇有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言成王能欽畏上天
之威故能安持盈守成太平之道也此孟子所以引
之而證其言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者
宣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已意故答之曰大哉言矣
以言其寡人有疾而疾在於好勇也對曰王請無好
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
一人者也者是孟子又答宣王言宣王也今請之無
好其小勇也夫按劍矚目疾視而號於眾曰彼安敢
當敵我哉此則一匹夫之小勇只可以抵敵於一人
者也故曰王請大之也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過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者此詩大雅皇矣之
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欲言文王之勇而陳于
王也故曰此文王之勇也其詩蓋言文王赫然大怒
以整其師旅以止徃伐莒以篤厚周家之福以揚天
下之名也言文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者謂文王
亦以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
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者此周書之文也孟子所以
又引此書云者蓋又欲言武王之勇而陳于王也言
天生下民而立之君師以治以教之惟曰其在助相
上帝寵安四方有善有惡皆在我天下安有敢違越
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
也者一人指紂而言之也言紂一人縱橫逆行其道
而不順其天故武王心愧恥之於是伐紂也凡此是
武王之大勇也而武王於是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故曰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者孟子言今王若
能如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天下之民惟

孟子流
卷之五
十
及古

孟子疏 卷之二
恐王之不好勇也。葛伯放而不祀，至小者也。正義曰：書云：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孔安國云：葛國也。伯爵也。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又不祀，湯又使人往為之耕，是其助之也。詩云：昆夷兇矣，惟其喙矣。謂文王者，蓋引大雅縣之篇文也。箋云：昆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眾過巴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柞械之中而逃，甚困劇也。又云：駭突也。喙，困也。趙註引此而證，以解作文王事昆夷大與詩註不合。又云：太王避狄，文王伐昆夷，成道與國其志一也。是文王未嘗事之也。今孟子乃曰：文王事昆夷者，昆夷西戎之國也。詩之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註云：昆夷，西戎也。是也。今據詩之箋云：乃曰：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始初之時，乃服事殷之時也。趙註引昆夷兇矣，惟其喙矣，蓋失之矣。德嚮至其國也。正義曰：案匈奴傳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獯戎居于北邊。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徙于岐山，後至六國，遂為匈奴。

奴是也。云：越王勾踐退會稽而身自官事，吳王夫差者，案史記世家云：吳王闔廬十五年，伐越，至吳，王夫差元年，悉以精兵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請委國為臣妾，是也。賈逵曰：會稽山名也。周頌我將之篇，至太平之道，正義曰：箋云：于時於是也。言成王畏天之威，於是得安。文王之道，是其解也。疾視至敵者也。正義曰：莊書云：蓬頭突鬢，曠目而語，此庶人之勇，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是與此同意。大雅至小勇，正義曰：案大雅皇矣之篇，其文乃曰：以遏徂旅。今孟子乃曰：以遏徂莒者，又案春秋魯隱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詩言密之眾，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尚書逸篇正義曰：案周書泰誓篇，今有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孔安國云：寵綏，四方言當能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已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趙註乃以其助上帝寵之而斷其句，以四方為下文，則其意俱通。故二解皆錄焉。衡橫也。至伐紂也。正義

曰周書泰誓篇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是也釋文云衡橫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雪宮

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有此之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志也不責己仁義不自修而責上之不用己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

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亦助之憂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為之赴難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

管子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

管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舞

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於琅邪。琅邪，齊東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觀遊乎。先王，先聖王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補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晏

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遊亦豫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朏朏胥讒，民乃作慝。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行師興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在職者，又朏朏側

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其慝惡也方命
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國方猶逆也逆
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
極也謂沈湎于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
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
匡正故為諸侯憂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
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國言驕君
放遊無所不為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

桓與蔡姬乘舟於囿之類也連引也使人徒引舟船
上行而忘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丹朱
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上而行乎此
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
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
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
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景公
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國景公
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修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

注說君者悅君也

孟子

卷之五

湯古

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賑貧困不足者也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其詩曰畜君

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好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導晏子景公之事者欲

以感喻宣王非其矜誇雪宮而欲以苦賢者

好君也正義曰此章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

樂不循肆溢之行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者雪宮

離宮之名也中間有池園言宣王在雪宮之中而見

孟子來至也王曰賢者亦樂此乎者是宣王稱孟子

為賢者問之孟子亦嘗有此雪宮之樂也云乎者亦

未知孟子可否若何所以云乎而疑之之辭也亦梁

惠上在沼上而問孟子賢者亦樂此乎同意孟子對

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者孟子答宣王之言而欲宣王有此雪宮之樂在與

民同其樂也故言有為入下者不得此樂則必非謗

其上矣為入下者既不得此樂而以非謗其上非也

以其不可也無他是不知命與分定故也為民之上

者既有此樂而不與下民同其樂亦非也以其亦不

可也無他是不知義而失之於驕也蓋為之君在民

之上凡有所樂皆出於民之賦役而成之也豈可驕

之哉故曰亦非也苟為君能以民之所樂而為已之

樂則在下之民見君之所樂亦樂之而不致非謗也

以民之所憂而已亦為憂之則在已有所憂而在下

之民亦分憂之矣凡此皆君民憂樂施報之效也故

曰在上為君者凡有所樂與天下之民同其樂凡有

所憂與天下之民同其無也管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王者未之有也言其無也管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孟子

卷之五

湯古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

可比於先王觀也至好君也者是皆孟子引景公問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晏子晏子告景公之言而誨齊宣王也魯襄公二十六年立
公齊莊公之後景公杵臼是也魯襄公二十六年立
在位五十八年薨轉附朝舞皆山名也又云朝水也
言往者齊景公嘗問於晏子曰我欲遊觀於轉附朝
舞循海而南至於琅邪我何以修治而可以此效於
先聖王之遊觀也晏子齊景公之相齊大夫也姓晏
名嬰者晏子答曰善哉王之問也乃言天子往於諸
侯謂之巡狩巡狩者謂巡諸侯為天子所守土也如
歲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
巡狩是也諸侯朝覲於天子謂之述職述職者謂述
已之所守職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
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是也
然此皆無非事而已春則省察民之耕而食不足者
則補之如周禮旅師春頒其粟是也秋則省察民之
收而有力不足者則助之如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
其民以救時事是也凡如此是皆下之所以有墾於
上而巡也故夏禹之世民俗諺有曰我王不遊我何
以得其休息我王不豫我何以得助其力此先聖王

所以一遊一豫而為諸侯之法度也統而言之則遊
與豫皆巡行也別而言之則遊者有所縱至於適也
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也故於遊則未至於豫豫則
不止於遊也今也景公則不如此其興師行軍皆遠
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之民而不得飽食有勞乏之民
則不得休息在位者皆賄賂然側目相視而非其上
而下民又皆作為邪慝也故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
連荒亡為諸侯憂方逆也凡物圓則行方則止行則
順止則逆所謂方命虐民者是逆先王之命而下則
暴虐民人也凡遊豫補助皆先王之命也今則方命
而虐民又飲食無窮極而若水之流蓋流連荒亡四
行皆為諸侯之所憂也以其皆能喪亡其身而已故
於國是也連者從流下而忘反之謂也如齊桓與蔡姬乘舟
行舟若丹朱是也荒者從獸無厭之謂也如羿之好
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是也故曰從流下而忘反謂
也如殷紂以酒喪國是也故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
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
左子流
卷之三十六
及古

厭謂之亡以其晏子自解之耳言先王無流連之樂
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者謂古之先王無此流連之
極樂荒亡之溢行惟獨在君所行也君者指景公而
言也景公自知已小有流連之樂大有荒亡之行遂
一聞晏子之言而喜悅之景公所以悅者以其能悟
而改過也乃大戒勅於國而不敢慢其事出舍於郊
而不敢寧其居於是能興發倉廩而補贍其不足者
又召樂師之官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以作徵招
角招是也必作其徵招角招之者蓋徵以為事角以
為民皆以招名之曰亦舜作歌以康庶事鼓舞歌南
風以阜民財之意也此所以謂之徵招角招矣又引
樂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言悅君所以好君
何有其過也故又曰畜君者是好君也凡此皆晏子
所言是其畜君者也孟子引此誨宣王亦欲宣王如
景公悅晏子之言而悟之也轉附朝舞至邑也正
義曰云轉附朝舞皆山名今案諸經並未詳據梁時
顧野王釋云海水名出南陽恐誤舞為舞他並未詳
云琅邪為齊東南上邑者案地理志云齊地東有琅

邪南越志云琅邪邑名是也沈湏于酒熊蹯不熟
怒而殺人之類也正義曰註云義和酒淫胤往征之
孔安國云義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
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湏于酒過差非度又曰
紂沈湏冒亂敢行暴虐孔安國傳云沈湏嗜酒春秋
魯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
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實諸畜使婦
人載以過朝釋云胹炙也畜草器也齊桓與蔡姬
乘舟於罔正義曰案魯僖公三年左傳云齊侯與蔡
姬乘舟于罔蕩公公怒杜預曰蔡姬齊侯夫人蕩搖
也罔苑也蓋魚池在苑中耳書云罔水行舟若丹
朱慢遊者正義曰案書益稷篇云無若丹朱敖惟慢
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
用殄厥世孔安國云丹朱堯之子傲戲而為虐無晝
夜常頌頌肆惡無休息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
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釋之好田
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正義曰案書云太康尸位以
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

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孔註曰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遂廢之魯襄公四年左傳云事錄在梁惠王首章賈逵曰羿之先祖世為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十日竝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歸藏易云羿彈十日凡此其說羿為諸侯名皆難取信欲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為人名信如是則不知言以羿為窮國君號為諸侯者何也殷紂以酒喪國正義曰案史記云殷王紂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以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於是炮烙之法後為武王所伐是也徵招角招至樂章名也正義曰凡宮商角徵羽蓋樂之五聲也晉志云宮土音數有八十一為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清者也君之象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金音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商亂則放其官壞也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人之象也亂則憂其人怨也徵火音三分宮去一

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亂則哀其事隳也羽水音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亂則危其財匱也凡此乃為樂章之名也然則景公所以作角徵樂以其為民為事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畋也正義曰註云此者蓋引周書無逸之篇文也孔註云文王不敢盤于遊畋者是不敢樂於遊逸田獵者也故錄此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謂泰山下

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言王能行王道

孟子疏 卷之二十一 源古閣
者則可無毀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寧可得聞。對曰：管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言往者文王爲西伯時始行王政，使歧民修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爲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

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而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閔此鰥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王曰：善哉言乎！善此王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爲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貨，故不能行。對曰：管者公劉好貨。

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
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
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
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
鉞也又以武備之曰方啟行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
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王曰寡人有疾寡
人好色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色不能行也對曰咎
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

水滸至于歧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
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
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
滸來至歧山下也姜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
相土居也言太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普
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
無過時之息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齊宣王問
有正義曰此章言齊王好貨色孟子推以公劉太王
好貨色責難於君也齊宣王問曰入皆謂我毀明堂

孟子卷之二十一
毀諸已乎者是齊王問孟子以爲在國之人皆謂勸
我毀壞其明堂今毀壞之已而勿毀壞乎魯太山下
有明堂後爲齊侵其地故齊有明堂齊宣王尚疑之
所以問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
王政則勿毀之矣者孟子欲使宣王行王政所以勸
之勿毀耳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孟子以
謂王政之法寧可得而聞知之歟對曰管仲文王之
治政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
禁罪人不孥至必先斯四者是孟子對答宣王爲王
政之法也言往者文王爲西伯行政自岐邑耕者皆
以井田之法制之一人受私田百畝八夫家計受私
田八百畝井田中百畝是爲公田以其九分抽一分
爲公以抵其賦稅也仕者不特身受其祿而至于孫
之世亦與土地祿焉關市司關司市之所但譏問之
不令姦人出入而不征取其稅川澤魚梁之所但與
尺其之而不設禁止之法罪人但誅辱止其一身而
不誅辱其妻子孥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
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凡此鰥寡孤獨

四者是皆天下之民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
必先及此四者焉無告者以其鰥寡孤獨單隻上下
無所告者之人也是皆孟子言文王在岐邑之時爲
王政之法如此而已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者哿
可也蓋詩之小雅正月之篇文也其意蓋言當今之
世可矣富人但先哀憫此鰥獨羸弱者耳孟子所以
引之謂其文王行政是如此也故援之以答宣王王
曰善哉言乎者是宣王問孟子答之以文王行王政
之法而善其言也故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
爲不行者孟子言王如能善此王政之言則何爲不
行此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者宣王言我有疾
疾在於好貨財也管仲公劉好貨詩云至於王何有
者孟子引公劉好貨故詩有大雅公劉之篇文而答
于宣王也言往者公劉好其貨財其詩蓋謂乃積穀
于倉乃裹乾食之糧於囊橐之中其思在於輯和其
民以光顯于時張其弓矢執其干戈斧鉞告其士卒
曰爲女方開道路而行如此故居者有穀積于倉行
者有糧裹于囊然後可以曰方開道路而行王如能

孟子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好貨與民人同之亦若公劉之如此則於王也何有
 不可云橐囊者大曰囊小曰橐也爰曰也王曰寡人
 有疾寡人好色者是宜王又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色
 也對曰管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至於何有者是
 孟子又引太王好色故詩大雅緜之篇文也答宣王
 也宣父太王名也古公號也言往者太王好色愛厥
 妃其詩蓋謂古公宣父來朝走馬而避惡且早又疾
 急循西水涯而至于岐山之下曰與姜女自來相土
 居如此故當是之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皆男女嫁
 娶過時者謂之怨女曠夫也女生向內故云內男生
 向外故云外王如能好色與百姓同之亦若太王之
 如此則於王也又何有不可姜女太姜也是太王之
 妃也謂泰山山下明堂至已止也正義曰案地理志
 云齊南有泰山史記封禪書云齊二月東巡狩至于
 岱宗岱宗泰山也遂觀東后又云此山黃帝之所常
 遊自古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也
 云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地案禮
 記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魯殷紂亂天下

脯諸侯以享諸侯是以周公相武伐紂武王崩成王
 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執
 政於成王成王封周公於曲阜令魯世祀周公以
 天子之禮樂然則泰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
 蓋魯封內有泰山後嘗為齊所伐故齊南有泰山文
 中子云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註云泰山黃帝
 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人將
 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齊人將有事於泰山
 必先有事於配林則泰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云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凡室二筵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夏
 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是王者明政也周堂高
 九尺殷三尺以一相參之數而卑宮室則夏堂高一
 尺矣又上註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以宗廟制如明
 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之座皆法五行以五行
 先起於東方故東北之堂為木其室兼水矣東南火
 室矣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以中央太
 室有四堂四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釋太

禮明堂位曰七年致政於
 成王執政當作致政蓋字
 之誤矣

史閏月下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
門是也四角之堂皆於太室外接四角為之則五室
南北止有二筵東西各二筵有六尺乃得其度若聽
朔皆於時之堂不於木火等室居若閏月則闔門左
扉立其中而聽朔焉往者文王為西伯至妻子也
正義曰史記云古公亶父為獯鬻戎狄所攻遂去邠
踰梁山止於歧下古公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立季
歷以傳昌昌立是為西伯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徐
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云修井田八家八百畝以為
公田者亦依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小司
徒佐大司徒當都鄙三等之菜地而為井田經云九
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
縣為都以任役萬民使營地事而貢軍賦出車徒又
菜地之中每一井之田出一夫之稅以入於官也故
曰九一也云糾時稅重者史記云糾為入資辨捷疾
謂見其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
節非奸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姐已於是厚賦稅以實
鹿臺之財盈距橋之粟是糾時稅重也關譏不征稅

魚梁不設禁者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
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
令為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
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藁此而推之則關市
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
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故孟
子於宣王之一時亦以此引之以救弊矣詩小雅
正月之篇者詩云可也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
是富人已可俾獨困也詩大雅公劉之篇也至不
可也正義曰註云公劉居於郃而遭夏人亂迫逐公
劉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郃
焉乃積乃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口
囊思戢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公劉
乃有積倉積委及倉也安妥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
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鬪其民乃裹糧食於橐囊之中
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人民用光其道為今子孫之
基又毛註云賦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乘其干戈威
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上終
云于盾也。戈，勾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邠，整其師，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為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詩：大雅，縣之篇也。至不可乎？正義曰：縣，詩興也。縣，縣不絕貌也。毛詩云：古公，幽公也。古言久也。賈，父字，或因以名言質也。古公處幽，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於除梁山邑于歧山之下，居焉，率循也。許水涯也。姜女太姜也。胥，相也。宇，居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辭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滌，水側也。爰於也。及與也。事自也。於是與其妃太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太姜之賢知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上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下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註**假此言以為喻，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註**言無友道，當如之何。王曰：棄之。**註**言當棄之絕友道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註**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王曰：已之。**註**已之者，去

孟子正義 卷之二十一 湯古閣
之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註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王顧左右而言他註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註孟子至言他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厥職乃安其身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是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諷之也言王之臣下有寄託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遊戲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者言寄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在近則反歸而妻子在交友之所皆寒凍其膚飢餒其腹則為交友之道當如之何凍餒寒之過之謂也餒者飢之過之謂也王曰棄之者是官王答孟子以為交友之道既如此當棄去之而不必與為友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為如之何者孟子因循又問宣王言為之獄吏者而不能主治其士則為士師者當

如之何處之王曰已之者言當止之而不可與為士師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者孟子因循問至於此乃欲諷諫之故問之曰自一國四境之內皆亂而不治則為之君當如之何處之王顧左右而言他者宣王知罪在諸已乃自慙羞之而顧視左右道其他事無以答此言也註士師獄吏也正義曰士師即周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皆以士為官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為獄官之吏者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註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法則也王無親臣矣註今王無可親任之臣管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註

蓋櫻巨孔曰隣
虛近、和須、成

核

句會入陽句、引自句曰事以
核通作西敷云、

無以名之注
伯鳴之、本按云一本
作知之

臣隣 益獲官印
白京 陽信之印

孟子疏 卷之二十一
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為惡當誅亡我。
一本無之字有世字
無以名之。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
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而詳審之，
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踰戚相踰，豈可不
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
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謂選乃臣
隣比周之譽，核其鄉愿之徒，論曰：衆好之，必察焉。左

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
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衆惡之，必察
焉。惡直醜正，寔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左右
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
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
衆棄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行此三慎之聽，
乃可以子畜百姓也。
孟子見至為民父母，正義曰：此章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
後集，有世賢臣，乃為舊可法則也。孟子見齊宣王，口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者是孟子見齊宣

孟子疏 卷之二十一 三

王而問之言人所謂舊國者非謂有高大木而謂之舊國也以其有世世修德之舊臣也故謂之舊國故曰有世臣之謂也故舊也喬高也世臣累世修德之舊臣也王無親臣矣管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者孟子言今王無有親任用之臣矣往日所進者今日為惡而王又不知誅亡之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者宜王言我何以知其臣之不才而舍去之而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使混然不能精心揀擇但如不得已而取備官職則將使其卑踰尊疏踰戚而殺亂之矣其如是豈可不重慎之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至此皆後可以為民父母者此皆孟子教宣王進退賢不肖之言也言於進用賢人之際雖自王之左右臣者皆曰此人賢當進用之則王未可進而用之也以至詰大夫皆曰此人之賢當進用之則王之賢當進用之也逮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賢當進用之

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真足為賢人故然後進而用之矣如左右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則王莫聽之以至詰大夫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亦當莫聽迨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然後審察之見其真實不賢不可進用然後去之乃不進用也如左右皆曰此人之罪當殺之則王又當莫聽迨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罪當殺之則王又當勿聽迨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罪當殺之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一人實有可殺之罪故然後方可殺之也無他以其一國之人皆曰可殺而殺之也夫如此則王然後可以其國之人皆曰可殺而殺之也故舊也詩伐木之篇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註云喬高也故知喬木為高大之木郭璞云喬樹枝曲卷似鳥羽也書云圖任舊人共政又周任有言曰人惟求舊是故臣之謂也鄉原之徒正義曰語云鄉原德之賊也周氏註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其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

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
 言此所以合德也故有三說焉一曰大辟之罪五聽三
 宥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大辟死刑也周禮大司寇以
 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
 四曰耳聽五曰目聽鄭註云辭聽者觀其出言不直
 則煩也色聽者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也氣聽者觀
 其氣息不直則喘也耳聽者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也
 目聽者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也凡此五聽是也
 三宥者司刺掌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
 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
 若令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鄭玄云遺亡若間惟薄忘
 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比此三宥也云行此三
 慎之聽也蓋指孟子言自左右皆曰
 賢至國人殺之也者是為之解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一曰有之否乎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一曰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乎

一曰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

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

矣未聞弑君也一曰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

將必降為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

耳不聞弑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一曰齊宣王問

君也正義曰此章言孟子云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

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宣王垂戒于後也齊宣王問

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者是宣王問孟子言商之

湯王放其夏王桀於南巢之地周武王伐商王紂於

鹿臺之中還是以此言也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者孟子答宣王以為傳文有是言也故書云湯放桀

於南巢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又史記武王伐紂紂

走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

謂集注本作見

王問孟子如是則為臣下者得以殺其君上豈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者孟子答宣王以謂賊害其仁者名謂之賊賊害其義者名謂之殘名謂殘賊者皆謂之一匹夫也我但聞誅亡其一匹夫紂矣未嘗聞知有弑君者也故尚書有云獨夫紂是其證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比喻之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如

國

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道壯大而

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如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國

二十兩為鎰彫琢治飾

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眾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

疏

孟子謂齊宣王至玉人彫琢玉哉正義曰

此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則功成而不墮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者是孟子謂齊宣王言為大宮則王必遣使工匠之吏求其大木工匠之吏求得其大木則王喜以為工匠之吏能勝其所任用矣至於匠人斲削而小之則王怒以為匠人不勝其任矣凡此皆孟子將以比喻而言也以其欲使宣王易曉其意也巨室大宮也工師主工匠之吏也又言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者是孟子又言夫人既以幼少而學先王之道及壯大任而欲施行其幼之所學之道而王乃曰且舍去汝所學之道而從我教命則如之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者是孟子又復以此而比喻于宣王也言今假有素璞之玉於此雖有萬鎰之多然必使治玉之人彫琢而治飾之耳至於治國家則固當以先王之道治之而曰

且舍去女所學而令從我教命則何以有異於教玉人治飾玉哉言其無以異也以其治國家當取學先王之道者乃能治之今乃至於治國家則曰且舍汝所學而從我教命是何以異於此哉蓋巨室則國家比比也用人猶制木木則君子之道比也工師則君子比也匠人則人君比也意言治國家必用君子之道施而後治人君反小而用之未有能治國家者也不特若此又有以喻焉璞玉則亦國家比也玉人則亦君子比也意謂璞玉人之所寶也然不敢自治飾之必用使治玉人然後得成美器也若國家則人君之所寶也然人君不能自治必用君子治之然後安也今也君子不得施所學之道以治國家反使從已所教以治之此亦教玉人彫琢玉同也固不足以成美器適所以殘害之也故孟子所以有此譬之巨室大宮也至喻之也正義曰字林云巨大也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宮室是知宮室則大宮也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

米

孟子

卷之二十

源古閣

五塲埴之工五輪輿弓廬匠車梓凡此者是攻木之工也餘工不敢煩述所謂工師者師範也教也即掌教百工者如漢書云將作少府秦官掌理宮室者是也匠人即斷削之人也風俗通云凡是於事巫卜陶匠是也然則此言匠人者即攻木之匠也
兩為鎰正義曰國語云二十四兩為鎰禮云朝一鎰朱註亦謂二十四兩今註悞為二十兩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缺取之何如

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篚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

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篚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

文王是以也

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犇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犇走

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孟子對曰

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

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

文王是也

民不悅故未取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

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

益熱亦運而已矣

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

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犇走

孟子

卷之二十

源古閣

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則取之而已。

齊齊人伐燕勝之，至亦運而巳矣。正義曰：此章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至何如者？言齊國之人，伐燕之人，必強勝之，齊宣乃問孟子：以謂或有人教，我勿取此燕國，或有人又教我取之，今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但五十日足以與舉之，非人力所能至，此乃天也。天與之而勿取，必有天殃而禍之。今則取之，何如？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不取之，而燕民怨，則不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燕國之民悅樂，則可以伐取之也。古之人有行征伐之道，如此國者，若武王伐紂，是也。書曰：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是其武王伐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引此答齊宣，蓋欲齊宣征伐順民心，亦若武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者，孟子

又以此答之，齊宣言：今欲取之燕國，苟燕國之民愁怨而不悅，則當勿取之。故古之人有欲行征伐之道，若此者，如文王於紂是也。孔子有云：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是文王於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又引此答齊宣者，復欲齊宣如文王順民心而未取之耳。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篚食壺漿以迎王師，至亦運而已矣。者，孟子言：今且託以萬乘之國伐取萬乘之國，其有以篚食壺漿而來迎王師者，豈有他事哉？蓋欲避去水火之患難耳。如若水彌深，火彌熱，則民亦運行而奔走矣。豈來迎王之兵師哉？意謂今齊誠能使燕民得免水火之難，亦若武王伐紂，殷民皆悅樂之，則可以取燕也。如不然，則若文王之於紂，故未取之耳。云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為諸侯者皆僭王號，故皆曰萬乘。云篚者，案曲禮曰：圖曰篚，方曰筥，飯器也。書云：衣裳在筥，則筥亦盛衣。云壺漿者，禮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又公羊傳云：齊侯唁公子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釋名曰：漿，水也。飲也。或云：漿，酒也。圖：篚

厥玄黃正義曰孔安國傳云以筐篚盛其絲帛也禮
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
上有蓋也萬乘非諸侯之號至如何正義曰云萬
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僭號稱王者說在上
卷首章書曰暮三百有六旬者案孔安國傳云追四
時曰暮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
月六日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
得一月則置閏焉是其解也武王伐紂至取之也
正義曰書云惟十一年武王伐紂史記云武王伐紂
發兵七十萬人距紂師紂師倒兵以戰以鬪武王武
王馳之紂兵崩紂走反入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
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懸其頭於大白之旗是
也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犇者正義曰語云殷
有三仁焉蓋微子箕子比干是也呂氏春秋仲冬紀
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
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啟爲太子太史曰妻之
有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微子名啟世家曰
開孔安國曰微圻內國各子爵爲紂卿士箕子者莊

子云箕子名胥鄭玄云箕亦在圻內此干者家語曰
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乃紂之諸父也宋世
家云箕子乃紂之親戚也言爲親戚又莫知其爲父
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杜預以爲
紂之庶兄皆以意言之耳趙云三仁尚在者蓋文王
爲西伯之時三仁尚未之亡去及西伯卒武王東伐
至盟津諸侯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猶曰爾未
知天命紂愈淫亂不止微子諫不聽乃與大師謀遂
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諫迺強諫紂怒
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劔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
狂爲奴紂又囚之後
因武王乃釋之耳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
人者何以待之**
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
將謀救燕伐齊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

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國
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何畏
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
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
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後來其蘇。國此二篇
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
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向也。東向征，西夷怨者，去王
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

化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
而思見之，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而已。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
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
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國拯揀也。係累
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救於水火
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天下固畏齊之疆也。
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國言天下
諸侯素畏齊疆，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

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

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說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

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實重之器與燕民謀置

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

止之也

說齊人伐燕取之至則猶可及止也正義曰此章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將何懼也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者齊國伐其燕國而取其地天下諸侯皆將謀度救燕國也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者是齊宣見諸侯將謀度救燕國而共伐我乃曰天下多有謀度與燕其伐我者則我當如之何以待他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

千里畏人也者孟子答齊宣以為臣嘗聞有地但方
闕七十里而能為王政於天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
嘗聞有地方闕千里而猶畏人者也蓋湯為夏方伯
之時但有七十里而後為天下商王今天下千里
者有九而得其一是一是齊之有千里地也所以云然書
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至民
大悅者此皆尚書遺亡篇文也今據尚書仲虺之誥
篇則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
狄怨曰奚為後予大抵孟子引此者蓋恐齊王為已
之臆說以引此而證之欲使齊宣信之也故言書云
湯一征自葛國為始天下皆信湯王之德後湯東向
而征伐則西夷之人思望而怨不先自此而正君之
罪南嚮而征伐則北狄之人又皆思望而怨以為不
先自此而正君之罪乃曰何為後去其我而先向他
國而征之故其民望湯之來皆若於大旱而望雲霓
似多不特此也又使歸市者皆不止以其皆得貨易
有無也耕于郊野者又不變易其事以言其常得耕
作也雖誅亡其君又弔問而存恤其民其如時之旱

孟子疏 卷之十
而雨降民皆悅樂之也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者註
云自上文與此皆逸篇之文也今據仲虺之篇有云
大抵孟子引此而言者又欲齊王知民如此之慕湯
而則法湯也蓋謂民皆喜曰侯待我君來而蘇息我
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
之中也至如之何其可也者是孟子又言今燕國之
暴虐其民而王以兵往征伐之民皆以為王兵之來
將拯救已於水火之中如也故以簞食壺漿迎其王
師之來今乃若以殺其民之父兄繫縛其民之子弟
又毀壞其國中之宗廟使民不得其祀復遷徙其國
中之寶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良齊之疆也今又
倍地而不行王政至可及止也者孟子又言天下之
諸侯素畏齊國之疆也今王又并燕國一倍之地而
且復不行其王政是所以興動天下諸侯之兵而共
伐之也王今即速疾出其命令還其老耄幼小勿遷
移其寶器復謀度於燕國之眾為置立其君而後去
之而歸齊則天下諸侯之兵尚可得及止之也註云
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至蘇息正義曰周禮九服

又案禮圖云自王畿千里至夷服凡四千里是也雲
霓虹也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
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
而霓見矣註旄老耄倪弱小倪倪者正義曰釋云耄
觀案爾雅云黃髮倪齒壽也然則趙註云倪
弱小非止幼童之弱小亦老之有弱小爾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
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
不救如之何則可也註鬪鬪聲也猶構兵而鬪也長
上軍師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
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

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言往者遭凶年之厄民困如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

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

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

君無過責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行仁恩憂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

鄒與魯閔至死其長矣正義曰此章言上恤其下則下赴其難衆出於已則害及其身如影響也鄒與魯

閔者言鄒國與魯國魯閔也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

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

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者是鄒穆

公問孟子言我國與魯國相鬪戰而有司死者有三

十三人而民皆莫之死我今欲誅亡其民不可勝誅

不可勝誅者是民衆之多難以誅亡也不誅其民則

我惡疾視其長上有司之死而不救之故問孟子當

何則可以誅亡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

轉乎溝壑至是上慢而殘下也者孟子答穆公以為

凶荒之年而民皆飢餓君之民人老羸者轉落死於

溝壑之中強壯者又離散之於四方者幾近千人矣

而君之倉廩盈實府庫充塞為君之有司者皆莫以

告白其上發倉廩以濟其食之不給開府庫以佐其

用之不足如此則有司在民之上而以驕慢殘害其

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孟子言

曾子有云在戒慎之戒慎之以其凡有善惡之命苟

善之出乎爾則終亦以善反歸乎爾也苟出乎爾以

君無尤焉者孟子言夫民令所以不救長上之死者以其在凶荒饑饉之歲君之有司不以告白其君發倉廩開府庫以救賑之所以於今視其死而不救以報之也然非君之過也是有司自取之爾故曰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為政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為其長上矣闕闕聲釋云闕闕也故曰猶構兵而闕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公言我居齊楚二國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孟子

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義我不能知誰可

雖一作惟可從

事者也不得已則有一謀焉雖施德義以養民與之

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可為也

可為也正義曰此章言事無禮義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我之滕國則小國也今間廁在齊楚二國之間而我今當奉事齊國乎楚國乎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至是可為也者是孟子答文公以謂若此之謀而指誰國可事非我所能及也以其齊楚二國皆是無禮義之國孟子所以答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言不得已則有一謀計焉言但鑿此滕國之池築此滕國之城與人民堅守此滕國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一謀可以為也其他非吾所及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并得薛築其城以偏於滕故文公恐也孟子對曰魯
 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
 取之不得已也曰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焉
 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
 王者矣曰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有王者若周
 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
 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曰君子創業垂統貴令後
 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
 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為善法以遺後世而

已矣曰滕文公至強為善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君
子之道正已在天強暴之來非已所招謂窮
 則獨善其身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
 之何則可者言齊人并得薛地將欲築其城於此故
 滕文公恐其偏乃問孟子當如何則可免為不見迫
 孟子對曰魯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
 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者孟子答滕文公以謂
 往者太王居邠國後為戎狄之國所侵伐遂去之歧
 山下為居焉當此之時非太王擇此岐山之下為居
 焉不得已而避狄所侵患故之岐山下為居耳苟為
 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者孟子言滕文公誠能為
 善修德而布政於民今雖失其薛地至後世子孫必
 有王者興作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
 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者孟子又言君
 子在上基創其業垂統法於後世蓋令後世可以繼
 續而承之耳若夫其有成功乃天助之也於人又不
 可必其成功君今豈奈彼齊之大國
 何但勉強自為善以遺法於後世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問免難，全國於孟子。孟子對曰：魯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也。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矣。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

也從之者如歸市。言樂隨太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已身所能專為，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滕文公問曰：至擇於斯二者，正死守業義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我之滕國小國也。今竭盡其力以奉事大國，則不得免其侵伐，當如何則可以免焉？孟子對曰：魯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至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者，孟子答文公以謂往太王所居邠國後為戎狄所侵伐，是時也。太王事之以皮幣，且尚不免其侵伐，又事之以犬馬，又不得免其侵伐，復事以珠玉，又且猶不免其侵伐。

焉乃屬耆老而告之曰至邑于岐山居焉邠人曰仁
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者孟子言太王以皮
幣犬馬珠玉奉事戎狄猶不免其侵伐乃會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所欲者在我之土地也我聞君子不以
所養人之土地而殘賊其民汝二三子何憂患乎無
君我將去之以讓狄也遂去邠國踰梁山而邑于岐
山下居焉邠國之人遂聞太王此言乃曰仁人之君
不可失去也故從之者如歸趨於市若將有所得耳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者孟子又
言或人有云土地者乃先人之所受也非已身所能
為者也乃世守之也當效死而不可去也故請文
公擇斯二者而處之二者其一如太王去邠其二如
或云效死勿去是也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正
義曰蓋狐貉之皮為裘也釋云狐貉妖獸也後人以
其狐貉性多疑故以皮為之裘也孔子曰黃衣狐裘
又曰狐裘之厚以居是也周禮行人職云合六幣圭
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纁以黼此六物
以和諸侯之好鄭註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是幣

即繒帛之貨也云屬會也
釋文云會也又曰付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
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平諡也

嬖人愛幸小人也公曰將見孟子平公敬孟子有

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

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

踰前喪君無見焉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為輕

于乘而先匹夫乎以為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

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公曰諾諾

止不出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

姓也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為魯臣問公何為不便見

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

往見也

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

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

五鼎故也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

不同也

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

喪父時為士喪母時為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

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

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

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

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

使予不遇哉

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為魯侯欲行天

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

所能為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

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為也臧氏之子何能使我不遇哉

正

魯平公將出至焉能使子不遇哉正義曰此章言讒邪構賢賢者歸

天不尤人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者魯平公魯國之君也諡曰平嬖人平公愛幸之人也臧嬖人姓也倉名也言魯平公將欲出見孟子有司皆未知惟臧倉為平公愛幸之人乃請問之曰所往他日君之所出則必揮命有司同所往今君乘車已駕行矣有司之人皆未知君之所往敢請問之君何所往駕行也之往也公曰將見孟子者魯平公答臧倉言將欲出見孟子也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者臧倉者言君今欲見孟子以其為何往哉君今所為自輕薄其身以先往見於一匹之夫夫以謂之為賢乎臧倉言此謂孟子則一匹之賤夫不足謂之為賢也故曰禮義之道皆由賢

者所出而孟子乃以後喪其母之喪事奢過於前喪其父之喪事請君無更往而見焉倉謂孟子母喪用事豐備父喪用事儉約父母皆已之所親也其喪用事有厚薄者此孟子所以不知禮義也故云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者平公許允止而不出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者是日樂正子見平公乘輿既行而止之遂入見平公而問之曰君何為不往見於孟子也樂正子為平公之臣亦是孟子之弟子也姓樂正名克稱子者蓋男子之通稱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者平公答樂正子以謂或有臧倉者告我曰孟子後有母喪用事豐備過於前父之喪用事我見其如此遂止其駕而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者樂正子見平公為此而不往見孟子乃曰君不往見是為其何哉君今所謂孟子以後喪過前喪者蓋孟子前喪父之時孟子正為之士故以士禮用之後喪母之時孟子以為之大夫故得以大

夫禮用之為其前為士即得以三鼎之禮祭之其後為大夫遂得以五鼎之禮祭之故也曰否謂棺槨衣為棺槨衣衾被服之美好有前後之不同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者樂正子謂非所謂孟子有過於前也為其前後貧富之不同也非薄其父厚其母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者蓋平公先欲見孟子者以其樂正子告之也故樂正子入見平公所問君之不往意已畢乃出而見於孟子遂曰克前告其君嘗言孟子君是以欲往來見之平公愛幸之人有一姓臧名倉者沮止其君所以不能來也曰徂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者孟子見樂正子告之以此意遂曰君所欲行天使之行也君所欲止天使之止也臧氏之子安能使我不遇魯侯哉

平論也嬖人愛幸小人也正義曰論法云法治而清者曰平春秋左傳魯隱公有云嬖人之子杜預曰嬖嬖幸也

釋云賤而得幸曰嬖樂正姓也為魯臣孟子弟子也正義曰自微子之後宋戴公四世孫樂莒為大司寇又左傳宋上卿正考甫之後是樂正皆姓也趙計樂正者為姓案禮記有樂正子春是樂正之姓有自矣云孟子弟子者蓋嘗受教於孟子者無非弟子也為魯臣者蓋非魯平公之臣何以克告於君是以知為魯臣明矣趙註詳其意故云為魯臣如於他經書則未詳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正義曰如子路有列鼎之奉主父在漢有五鼎之食是其爵有差也蓋士則爵卑而賤大夫則爵尊而貴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是其爵命貴賤之不同耳經云衣衾者蓋衾今之被也案喪大記小斂君錦衾大夫緇士緇凡衾皆三幅鄭詩云衾單被也



